

蔡东藩◎著

《慈义演禧》

插图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蔡东藩◎著

《慈义演禧》

插图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慈禧演义/蔡东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004-6543-0

I. 慈… II. 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5398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张 声 赵诚义
责任校对 李 晃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有清一代之女后，前有孝庄，后有孝钦，皆以才色闻，而孝钦尤过之。顾孝庄能招降洪承畴，善驭多尔袞，卒令八龄幼主入主中原，开一统之盛治。孝钦则初平发捻，定回苗，知人善任，几若凌驾孝庄。乃其后误信谗构，妄任佞人，酿成数千年来未有之匪祸，而清室以墟。是何也？妇人可小知，不可大受；可暂试，不可常专。孝庄虽亦预政，卒未兼揽大权，故所试有效。孝钦三次临朝，威权莫比，由勤而逸，由逸而骄，由骄而败，则甚矣！牝鸡司晨之训，固不可违也！晚清之季，党人蜂起，保皇党笔伐于先，革命党口诛于后，孝钦之名为之大损。坊间曾有《西太后》一编，卷帙无几，第述宫闱秽亵事迹，近诬蔑毫无价值，故不崇朝而毁灭。清室已覆，复有《慈禧外纪》，及《慈禧写照记》等书流传市肆，顾或稗贩西文，未必尽确，或掇拾野乘，所见多偏，据片面之见闻，漫欲加以论定，保无有管蠡之诮者。鄙人前辑《清史通俗演义》，于孝钦一生行迹，十举四五，自谓粗得大凡，乃时论犹有未尽之憾，用特续编西太后专集，仍用演义体裁，哀录大政，遍采遗闻，得书四十回，都二十余万言。要旨在防范女权，唤醒世梦，以人为鉴，即劝即惩，阅者得是编以证之。其或足以饕目也欤！编竟志数语，以作弁言。

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古越蔡东藩氏识



目 录

第 一 回	述胜朝畅谈楔子	溯后族顺叙髫年·····	(1)
第 二 回	奔父丧无意得赙仪	幻仙官有缘逢艳侶·····	(7)
第 三 回	天语传宣循章选秀	云程发迹应旨入官·····	(13)
第 四 回	列官眷供直坤闱	近天颜仰承帝泽·····	(19)
第 五 回	沐慈恩贵人升位	侍御寝皇子怀胎·····	(26)
第 六 回	咸丰帝喜产佳儿	曾侍郎独邀慧鉴·····	(32)
第 七 回	邀旷典贵妃归省	预邦交哲妇失谋·····	(38)
第 八 回	用内言严旨赐帛	开外衅挈眷蒙尘·····	(45)
第 九 回	惨遭纵火淀园被焚	望断回銮热河驰讣·····	(51)
第 十 回	定密谋启程返辟	戮辅臣创制垂帘·····	(58)
第 十 一 回	平粤酋特颁懋赏	谴亲王隐飭朝纲·····	(65)
第 十 二 回	奉密旨权阉出都	惊耗问慈闱肇衅·····	(73)
第 十 三 回	册立中官大婚成礼	诏渝亲政母后撤帘·····	(81)
第 十 四 回	同治帝微行纵乐	圆明园谏阻兴工·····	(89)
第 十 五 回	染疮毒穆宗宾天	绝粒食穀后殉节·····	(95)
第 十 六 回	上遗疏痛陈继统	改俄约幸得使才·····	(102)
第 十 七 回	东太后中计暴崩	恭亲王遭谗去职·····	(108)
第 十 八 回	奉慈命爵帅主和议	随醇王总监阅兵操·····	(114)
第 十 九 回	幸名园嘉谕权阉	拟归政指婚懿戚·····	(121)
第 二 十 回	神机营赴园供校阅	祈年殿失火酿奇灾·····	(128)
第 二 十 一 回	祝慈嘏先期备盛典	闻败报降旨罢隆仪·····	(135)



第二十二回	姊妹花遭谗被谪	骨鲠臣强谏充边·····	(144)
第二十三回	命和日宣示苦衷	主联俄遣订密约·····	(150)
第二十四回	康主事连疏请变法	光绪帝百日促维新·····	(156)
第二十五回	泄秘谋三次临朝	反旧政六人毙命·····	(164)
第二十六回	大阿哥入嗣宗祧	义和团旁延畿辅·····	(172)
第二十七回	袒拳匪误信邪术	颁战谕开罪友邦·····	(179)
第二十八回	订特约江督保民	走制军津门失守·····	(185)
第二十九回	豺虎擅权燕市流血	鸳鸯折翼官井埋魂·····	(191)
第三十回	失京师出奔慈驾	开和议惩治罪魁·····	(199)
第三十一回	定北京全权议款	寓西安下诏回銮·····	(205)
第三十二回	储君被废安辇入京	新政重行临朝布敕·····	(212)
第三十三回	两全权与俄订约	二慧女随母入官·····	(220)
第三十四回	中戏迷详究声歌	讲新学兼陈政法·····	(226)
第三十五回	勃夫人入觐开盛宴	荣中堂弃世上遗言·····	(232)
第三十六回	万牲园太后临幸	海晏堂西女写真·····	(239)
第三十七回	划战域中立布条规	斥台官西巡辟妄语·····	(244)
第三十八回	万寿届期力辞徽号	五臣归国特降纶音·····	(250)
第三十九回	纳歌姬言路起风潮	防党人政府颁宪法·····	(256)
第四十回	望龙髯瀛台留恨	回鸾驭尘梦告终·····	(262)



第一回 述胜朝畅谈楔子 溯后族顺叙髻年

母后临朝，自古所戒。有史以来，只宋朝一个宣仁太后，史称她作女中尧舜。此外，如汉唐时代，母后当国，外戚、内竖夤缘幸进，把一朝锦绣江山，搅乱得不可收拾。所以，史家悬为厉禁，将母后临朝的制度，视作蛇蝎一般，统说它是覆宗的祸水，误国的罪魁。揭出宗旨。

在下生当前清季世，往古的母后也不能一一评论。只清季母后垂帘，始自同治初元。咸丰帝驾崩热河，太子载淳嗣位，年号同治。这同治帝尚是冲龄，未能亲握政权，他的生母那拉氏英明得很，就依附历史，援母后临朝的成制，一意举行。当时，有几个王大臣与她反对，都被她一概扳倒，杀的杀，死的死，满朝文武吓得屁滚尿流，哪个还敢出来作梗！因此，那拉氏遂安安稳稳的临朝起来。妙。但同治帝尚有嫡母钮祜禄氏，素性贞娴，本没有临朝的思想，寻由那拉氏从旁怂恿，未免两可其间。那拉氏虽母以子贵，究竟不好抹煞嫡母，于是特创一个不古不今的法制，抬出两位母后，垂帘听政。这正是旷古无两。

这时候的国势，正忧危的了不得，洪、杨余党蟠踞长江，赖、张两捻出没大河，还有外洋各国乘乱相逼，英法联军长驱入京，城下乞盟，割地偿款，京内外的元气几乎销磨殆尽。自从两太后垂帘以后，用人行政，各适其宜，把数十万发、捻次第荡平，且乘此辑睦邦交，戡定内外，河山再奠，日月重光，俨然有中兴气象。不但海内人民盛称懿德，就是外洋各邦亦钦佩得很，慈安、慈禧两太后徽号，歌颂一时。就中慈禧太后的英名，比慈安太后更加一层。因为慈安性质冲和，事事不愿专擅，一切政务多归慈禧主持。这慈禧后福至心灵，神强力固，所言所行，无不顺手，内而宫禁，外而朝野，没一个不服她见识，没一个不奉若神明。欲擒先纵，是文中应有之笔。

到了同治驾崩，光绪帝以弟承兄，又是一个小皇帝，两太后仍然训政，依旧叱咤无惊。一瞬数年，慈安谢世，国家大事统归慈禧掌握，自不必说。直至



光绪亲政，慈禧退养颐和园，名为不亲朝事，暗中恰也与闻。不料中日战起，中国的水陆军统一败涂地。邦人士未识内情，统说光绪帝所为远不及慈禧的英明，于是慈禧太后的德望，更增一倍。那时光绪帝也自愤自嫉，恨不得立刻斡旋，转败为胜；康梁新进，引为知己，戊戌变法，百日以内，维新诏旨联翩下来，把京内外的官吏弄得头绪不清，脚忙手乱。顿时怨声载道，物议沸腾。朝右的老臣顽固的多，开通的少，遂捕风捉影，谗间两宫。又把这慈禧太后请了出来，三次垂帘，驾轻就熟。总道她能保全国脉，挽回气运。谁知天意变迁，人才衰歇，一班献媚贡谀的臣子有什么大经济！免不得照例敷衍，苟且塞责；还有几个皇亲国戚，窥伺慈禧的意旨，勾结内侍，播弄宫中。端刚之肉，其足食乎。酝酿久之，竟闯出一场滔天大祸，几乎把二十二行省、四百兆生灵，尽行断送！幸亏外人相率而来，互相钳制，囹圄一个大中原，无从分起，只好我觑你、你觑我，彼此瞪目一番，舌桥而不敢下，迁延多日，没人发难，乐得卖个人情与清室，再敦和好。但寇氛虽靖，民力渐凋，四百五十兆的赔款，母子盘剥，已足刮尽中国地皮，吸尽华人膏血。嗣是慈禧太后的盛名，一落千丈。前歌谁嗣？后诵孰杀？一片诽谤声，喧腾全国；甚且肆口讥评，捏词诬蔑，说得慈禧一钱不值，且目为中国罪人。



慈禧像

其实，往时的称颂未免过情，晚来的谤毁也不无太甚。平心之论。倘使慈禧太后今日尚存，吾中华的革命恐没有这般迅速，就令推位让国，也要弄得精疲力尽，哪里肯不战而退呢。看官不信，试想慈禧自西安回銮途中，并没有出险情事；到京后依然手握大权，莫敢指斥，由辛丑至戊申，其间又经过八年，并没有损动分毫；到了光绪晏驾，宣统入嗣，宫中仍肃静无哗，直至自己病剧，犹且从容不迫，嘱咐得井井有条，自王公以下，统恪承遗训，安而行之。若非慈禧平日有强忍果毅的手段，笼络得住，难道有这样镇静么？是极。

在下早想把慈禧行状编成一书，作为稗史的先声；可奈累岁奔波，不遑着手。坊间的《慈禧外纪》，及《慈禧写照记》等书，已陆续出版，先我著成，转令在下落了人后，只好搁笔。但因夙愿未偿，于心难忍。适值丁戊二年，家居无事，借翰墨以消愁，就文字以论



古，不揣冒昧，编了一部《西太后演义》。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慈安居东，慈禧居西，所以当时有东西两太后的称号。在下不敢妄撰，沿称为西太后，以便省文。全书仿演义体，语语浅近，老妪都解。令天下后世人人晓得西太后历史，有善有恶，可劝可惩，倒也不无小补。且书中内容，统系得诸遗闻，征诸故乘。于西太后三次临朝，原是备陈颠末，即清季五十年来得失，也曾哀录一斑，看官试悉心详阅。在下已将楔子说明，下文便要开手叙事了。崇论闳议，得未曾有。

却说西太后那拉氏，乃是叶赫国后裔。叶赫国系满洲最古的部落，向居长白山麓，为满洲各部盟长。自满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以后，居住赫图阿拉城，与叶赫国相距不远，互相嫉妒。努尔哈赤曾命工匠兴起土木，建筑一所堂殿，作为祭神的场所。正在动手的时候，忽掘起一块古碑，上面有六个大字，可惊可愕。当由工人报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端详审视，乃是“灭建州者叶赫”六字。突如其来，煞是奇怪。这六字映入眼帘，任你努尔哈赤如何英武，倒也暗吃一惊。看官到此，恐未免模糊起来。因在下未曾说明建州原委，只好就此补叙。

原来，努尔哈赤开国的地方，明朝曾称它作建州卫，且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因此“建州”二字，便是满清旧日的地名。那碑文并非新凿，偏有那“灭建州”的字样，哪得令人不惧！可巧叶赫主纳林布禄遗书努尔哈赤，自称叶赫国大贝勒，要努尔哈赤割地与他。惹得努尔哈赤性起，兴兵与抗。叶赫主纠合九部联军，浩浩荡荡的来攻图尔阿拉城。不料努尔哈赤早已出境扎营，一阵厮杀，众不敌寡，被努尔哈赤杀得七零八落。可见兵贵精不贵多。不得已，易战为和，把宗女献与努尔哈赤为妃，暂算和亲结案。赔了夫人又折兵，叶赫主安得不恨。

嗣后，努尔哈赤势力膨胀，时常忆及碑文，想把那叶赫国灭掉，免留后患。是时叶赫国逐渐衰微，料知努尔哈赤不怀好意，尝遣使进贡明廷，望他保护。可奈明朝也扰乱得很，主庸臣佞，文恬武嬉，曾出征努尔哈赤，发兵二十万；叶赫也出兵二万名，会合前进，只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哪里晓得努尔哈赤用兵如神，声东击西，避实攻虚，又把明军杀败。叶赫兵连忙逃回，三停中已少了两停。努尔哈赤乘胜进攻。叶赫贝勒金台石方承兄嗣位，



清太祖努尔哈赤像



收拾残烬，登城固守。怎奈大势已去，独力难支，等到城虚饷绝，免不得被他攻陷，这位大贝勒金台石束手成擒。努尔哈赤也不顾亲谊，竟将他推出斩首。满期斩草除根。临刑时，金台石厉声道：“我生前不能存叶赫，死后有知，定不使叶赫绝种。无论传下一子一女，总要报仇雪恨！”怨愤深矣。努尔哈赤虽闻此言，恰也不以为意。叶赫灭后，竟立他妃子叶赫那拉氏为后——礼烈亲王代善，太子皇太极，均系那拉后所出。



清太宗皇太极像

努尔哈赤逝世，皇太极嗣立。因血统所关，不忍绝叶赫子孙，格外施恩，存他宗祀，所以那拉一姓，尚得一线苟延。相传康熙时代的权相明珠，就是金台石的侄儿，也不知是真是假。若实有其事，那明珠贪墨性成，也是清室的螫贼。幸亏清室方盛，圣祖仁皇帝极顶聪明，大权不致旁落，总算太平过去。原是大幸。传到道光季年，宣宗为诸皇子选妃，满蒙大臣家的女儿，遵章应选。适有一位体态合格的佳人，颇称上意，宣宗拟指配四子。详问氏族，寻闻是“那拉”两字，不由的惊惶起来，踌躇一回，命罢指婚。满廷大臣还不晓得宣宗的用意，你猜我测，莫名其妙。后由宫中传出秘旨，方知宣宗是回溯往事，恐怕那拉入宫，异日或升为国母，适应金台石的愤言，搅乱国家，因此停选。这尚是天不亡

清，并非宣宗善防。谁意天下事防不胜防，做祖宗的杜渐防微，总想创垂久远，百世千世的传将下去，那子孙恰记不得许多，选妃时只论才貌，不问姓氏，于是这个有才有貌的西太后竟从此发迹了。春秋之旨微而显。

西太后乳名兰儿。她的父亲叫作惠徵，曾为安徽候补道员。只因时运不济，需次了好几年，竟不曾得一好缺，弄得囊底萧涩，妙手空空，几苦得不可言喻。亏得同寅中有个汉员，姓吴名棠，籍隶盱眙县，与惠徵有同僚旧谊，平时见惠徵窘状，代为惋惜，有时或解囊相助。惠徵非常感激，每语家人道：“咱们如有日出头，吴同寅的大德，断断不可忘怀。”兰儿听了，牢记在心。

兰儿是时不过十龄，垂髻覆额，弱眼横波，已生就几分风韵。尚有一个妹子，面貌与兰儿仿佛，只体态骨骼，不及兰儿的娇小玲珑。兰儿遂自觉胜人一筹，大有顾影生怜的意态。而且性情生得特别，资禀更是不凡。她于针黹缝纫等项不甚注意，平时只管看书、写字、读史、吟诗，把西子、太真、飞燕、灵甄的



故事，更记得非常烂熟。少成若天性。暇时，与乃父惠徵谈论，惠徵尚被她难倒。兰儿见乃父无言，更说得天花乱坠。惠徵听得不耐烦，常怒斥道：“你一个年轻女子，说什么上下古今。本朝旧例，只有须眉男子，好试博学鸿词；若巾帼女流，任你如何淹博，总用不着哩！”兰儿恰从容对父道：“‘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这不是西子的写照么？‘生男勿喜女勿悲，生女也可壮门楣’，这不是杨妃的遗歌么？女儿现虽贫苦，安知后来不争胜古人。”志趣确是过人，可惜未曾醇正。惠徵听这一席话，也觉暗暗惊异，但口中还是驳斥道：“我现在落拓得很，连衣食都办不端正，你还痴心妄想，望做皇后妃嫔。哼哼！这等奇遇，轮你不着。你不如到厨房内去帮你母司炊烹茶，做个灶下婢役吧。”兰儿被乃父奚落数语，忍着气，退入闺中。惠徵还是太息不住。

过了一两天，闻有友人来访，惠徵不知是谁；接阅名片，乃是“吴棠”二字，便叹道：“我是一个穷道员，除了他，哪个还来看我！”门前罗雀，古今同慨。说罢，忙整衣出迎，彼此相揖，未能免俗。两下分宾主坐定，互为问答。惠徵总不免嗟卑叹老，眼眶中几流下泪来，吴棠只好从旁劝慰。好一歇，见一垂髻女子捧茶出来，虽是敝衣粗服，颇觉楚楚动人。当下注目凝睇，恰被那女子觉着，不禁把头一低，霎时间两朵红云映出面上。惠徵献茶毕，就对吴棠道：“吴寅兄处不必讳言，小弟现状，连婢媼都无钱可顾。”说至此，举手指女子道：“这便是小女儿，亲充婢役，真正惭愧！”吴棠道：“怪不得我要动疑，若非大家闺秀，那里有这般容止！”惠徵不待说毕，便令那女子过谒吴棠。那女子不慌不忙，移步至吴棠前，请了双安，且轻轻的呼声“老伯”。莺簧初度，啁啾可听。吴棠起立，受了半礼，不由的极口赞赏。这时受她拜谒，那时受你拜谒，吴公虽是识人，恐也未必料及。惠徵又把她平时言行略述一遍。吴棠道：“难得，难得。惠寅兄，不要轻视此女，她既有此丽质，兼此大志，怕不是将来一位贵人！”说她贵人，也是极口夸奖，谁知她更出人头地。惠徵道：“谬承虚奖，命蹇如弟，哪里来的贵人！”吴棠也不与辩论，就在衣袋中取出白银二两，作为规仪。这时候那女子已经退入，复由惠徵唤出，叫她谢赏。那女子又拜谢如仪。吴棠问女子道：“你要花粉，向我处来取；你要书籍笔墨，也好向我处来携。彼此通家，不必客气。”说罢，遂起身告辞，由惠徵率女送别。

这个女子，看官不必再问，就可晓得是兰儿了。兰儿此后，常在吴寓往来。吴公曲意体恤，兰儿亦曲意趋承。就是这位吴夫人，也是大度得很，时赠衣饰。后来做到一品夫人，想必具有大度。因此，兰儿修饰益工，文墨益娴。未到破瓜年纪，已出落得丰姿绝世，才貌双全。会吴棠调任清江县令，整顿行装，与兰儿话别。兰儿恨不得随他到任，只因父母在皖，不便远离，眼睁睁的由他自去。送行时，直到河梁。吴棠温语叮嘱，兰儿点一回头，垂一回泪，好似一枝带雨梨花、欺风杨柳。渲染得妙。吴氏夫妇也被她惹作泪人。亏得惠徵也来相送，飏女停泪，方才快快告别。

吴棠已去，兰儿回家，整日里无情无绪，神思恹恹。那时惠徵仍然听鼓抚



辘，并没有一点喜信，典鬻度日，眼见得支撑不住，由忧成劳，由劳成病。那时已穷得没有饭吃，还有什么闲钱延医服药，只好卧床待毙。这是候补官的写照。这兰儿忍饥耐饿，勉强提起精神，日夕侍奉。无如惠徵的病势，日甚一日。昏沉时，尚口口声声叫吴寅兄。直到弥留这一夕，张目视兰儿道：“苦汝，苦汝！汝等到穷极无奈时，往投吴老伯，或者能仰他周济。只是他的德惠，我生时无以为报，死后还要将寡妇孤儿贻累及他，不胜惭愧！”说到“愧”字，已是痰喘交作，两眼一翻，呜呼哀哉。看官，你想兰儿遭此大故，能不伤心？当下对着父尸大哭一场。哭罢，与母亲商量殓袭，检点了几件敝衣，胡乱包裹。只苦没钱买棺，弄得束手无策。兰儿的母亲越发号啕不止，下有一个弱妹，也陪着悲啼，毫无见识；又有一个幼弟，名叫桂祥，甫脱母怀，简直是莫名其妙，连父死也都不晓得。兰儿想了又想，只好拼着自己面目，往各旗员处哀求赙恤。各旗员见她凄楚可怜，凑集了好几两银子，畀她买棺殓父、奔丧回籍。在下走笔至此，暂作一结束。姑凑成俚句一绝以殿之。诗云：

不经磨练不精神，穷到无资殓父身。

他日尊荣无与匹，谁知当日固卑贫。

欲知后事如何，且至下回交代。

前半回总加评论，为笼罩全书之楔子，说得淋漓痛快，不激不随。后半回首叙氏族，次述寒微，既证明有清一朝之因果，复揭出西后一生之性情。看似叙事，实举全部小说之内容，隐括于本回中。开宗明义，固不可无此文。



第二回 奔父丧无意得赙仪 幻仙宫有缘逢艳侣

且说惠徵病歿安徽，各旗员慨助赙仪，方得棺殓回籍。当时雇定一舟，把棺移下。兰儿奉着母亲，挈着弟妹，同到舟中，身外已无长物，只有两三具老旧的箱笼，随棺下载，便即开船，一程一程的进发。这时正是晚秋天气，草木零落，景物萧森。兰儿开舱睹景，拟借此排遣悲思。谁知野旷、天孤、猿啼、雁泣，一派愁惨气象，愈足触动忧怀，泪珠儿不知流了多少。此情此景，正是难堪。

过了数天，船家忽就停泊。兰儿问为何事，舟子道：“是地叫作清江浦，乃由南往北的要道。浦口有市，无论何种食物，都可买得。船上所备无多，不得不停船上岸，添购一点。若太太、小姐们需买何物，即嘱我等去买便了。”兰儿闻言，呆了一呆，良久，乃转禀母亲。惠太太皱眉道：“我们行囊的银钱已将用罄，看来只好随便将就。”兰儿道：“食物也是要紧，现在途中，势难枵腹，总不能一钱不用！”惠太太无奈，取出一锭碎银，约有四五钱重量，付与兰儿，由兰儿转给船家，令他就贱价的食物买些备用。船家去讫。

兰儿待了好一会，尚未见船家回来，免不得凝神悬望。遥见有一差人模样，得得而来。手中携着一包，很似有点费力。到了岸边，即朗声问道：“哪一只船是由安徽奔丧来的？”兰儿听了此语，猛然记起吴大令来，不禁脱口答道：“你莫非从吴老爷署中差来的？”那人答道：“正是。”兰儿道：“我们正是由安徽奔丧过此暂停，不知吴老爷有何见谕？”那人道：“敝老爷有赙仪三百两，特着小的赍送。”兰儿道：“什么又要贵老爷费心！我家在安徽时，累叨贵老爷厚惠，今又蒙赐，如何敢当！”说至此，即着船家引来人下船。那人走入船中，向惠太太请过了安，即奉上赙仪三百两。惠太太见这重赙，不由的转悲为喜，老老实实的令兰儿收了。兰儿收了赙银，即向惠太太附耳密言，惠太太点了点头。当由兰儿启篋取银，检出三四块，共计有二三两，用了素纸包好，给与来人，并语来人道：“为我上复贵老爷，本拟踵署叩谢，因有孝服在身，不敢造次。烦你代为致意，



慈禧便服像

多多辞谢。”那人道：“这个自当遵嘱。但须请给回片，方可复命。”兰儿复返寻谢片，检了一会，已是一纸不留。只得取出笔墨，并裁了一张素笺，就笺纸上面，端端正正的写一“谢”字，下文又写着“孤子桂祥泣血稽颡”八字，交给来人。来人看了谢片，迟疑许久，方才上岸回去。这段文字似无甚意趣，及看到下文方见兰儿才识，已是不凡。

兰儿遣去县差，正值买物的舟子回舟，收了食物，详禀惠太太。惠太太因得了重贖，复思添买另物数件，又令舟子上船续购，所以逗留多时。待到舟子转来，正拟起碇，忽岸上大呼：“留船！”兰儿瞧将过去，乃是方才来过的差人，便

叫船家暂停，导差人下船。差人已走得满头是汗，作牛喘声，良久乃道：“我们的老爷说我送错了贖仪，如何是好？”令人一惊。兰儿忙道：“如何说是送错？”差人道：“我老爷发怒的了不得，亏得某师爷从旁解劝，方令我再到你船，查问来历。”兰儿道：“贵老爷是否姓吴，官印可是一‘棠’字？”差人道：“不错。”兰儿笑道：“你不要着急，待我给你一条，包管无碍。”差人似信非信，便道：“你等不要立刻开船。”兰儿道：“我等不是骗子，请你放心。你若不信，我叫舟子与你同去如何？”差人道：“好，好。”当由兰儿写就一条，给与差人，并令舟子偕行。看官阅到此处，未免动疑：吴棠本是惠徵故友，此次惠徵病歿，家属奔丧回籍，道过清江，也应送点贖仪，为什么说是送错呢？原来此中有个缘故，待在下补叙出来。阅者正待说明。

这吴棠出宰清江，距安徽省城也有好几百里，惠徵的死耗，他还未曾确闻。适有一安徽副将歿在任上，丧船过清江浦，吴棠闻知，忙差人厚致贖仪。因为副将在日，与吴棠格外莫逆，吴棠本没有异能，全赖副将替他说项，所以要差繁缺，陆续不断。这次调任清江，也是副将暗中为力。感德生前，图报死后，这也是人情同然，三百两厚贖，为此慨与。不料差人误送兰儿舟中，取回谢片，返署复命。吴棠不瞧犹可，瞧了“桂祥”二字，急问差人道：“什么‘桂祥’，你把这贖仪送到哪里去了？”差人道：“小的也曾问明，她说是由安徽奔回的丧船。”吴棠道：“你也曾识几个字，难道丧主的姓名都不细看么？”差人道：“丧主的姓名小的未曾晓得，老爷也未曾吩咐。”吴棠不禁气愤，把谢片一掷道：“你瞧，你



瞧，为什么有名无姓？名不晓得，姓应记着！”差人道：“这个谢片是一个小姑娘写的，小的接到谢片，也疑他有名无姓。转思谢片上面恐怕是应这样写的，因此取了就来。”吴棠叱道：“混帐的东西！谢片何能无姓？你快去取回贖仪，否则要你赔偿。”

这一语吓得差人魂飞天外，正思转身外走，巧遇一幕友进来，问明仔细，并拾起谢片，对差人道：“我方才听你复禀，说此片是一姑娘儿写的，这姑娘约有多少年纪？”差人道：“不过十多岁。”幕友道：“她舟中尚有何人？”差人道：“除这姑娘儿外，还有一个中年的妇人，及一个女孩、一个幼儿。”幕友道：“是否旗装？”这四字提醒差人，便答道：“小的真是糊涂。师爷如何晓得？”幕友道：“我看谢片上面有名无姓，这明明是一个旗人。毕竟幕宾有识。只你说是一小姑娘写的，我尚不信。”差人道：“小的亲眼瞧见，不敢有欺。”幕友便指示吴棠道：“小小的姑娘儿，书法如此秀媚，定是满洲闺秀，将来未始非一位贵人。今已送给贖仪，何妨将错便错，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还请东翁酌夺。”吴大令得此幕宾，也是后半生的福命。吴棠被这幕宾劝解，不觉忿气渐平，便向差人道：“你且去查问来历，叫她说明氏族便了。”差人唯唯连声，从门外走出，一直跑到浦口。幸亏船尚未开，当与兰儿说明，取了复条，同舟子返署，把来条呈与吴棠。

吴棠阅毕，自语道：“他是惠徵的孤儿。我与他握别时，这孤儿尚在怀抱。他曾与我说过名字，我因多事，遂致失记。他的丧船过了此地，我也应送他贖仪，不过多费了些。现已如此，好人做到底，我且去探看兰儿，就便吊唁。至如副将那边，另备一份送去，便好了结。”主意已定，随问差人道：“她的丧船尚在么？”差人答了一个“是”字。吴棠道：“你去传齐皂役，待本县亲到浦口。”差人应声而出。不一时舆仗俱备，吴大令乘舆出门，径到浦口停舆。当由差人报知兰儿丧船，兰儿随着母亲，上岸迎接。

吴棠下了舆，登舟行吊，惠太太举哀，兰儿挈弟桂祥稽顙。吊毕，姊弟二人复至吴棠前叩谒。吴棠扶起两人道：“相别未久，不料令尊竟已作古，真是可叹！你如何不发一讣闻通知我处？我因某副将丧船过此，赍送贖仪。寻接回片，方知差人投入汝舟。我一时失记桂儿，还不知是谁人，等到家人查复，才识是你们奔丧经此，所以特来吊唁。”委婉说来，恐非全然由衷。兰儿垂着泪道：“老伯大人的厚恩，不啻重生父母，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可怜先父去世，身后萧条，老伯面前不必讳言，连棺殓等费，统是亲戚故旧凑集而成。老伯处本应禀报，实因曩时已叨盛惠，不敢再行惊动。此次奔丧过此，乃蒙尊价前来，猝颁厚赐；正在惊疑交集，乃复劳老伯大驾惠临敝舟。此情此德，永世勿忘，先父有灵，亦衔感不置。”吴棠闻言，不禁暗想道：“好一个伶俐女子！”正默念间，听兰儿又接下道：“老伯厚赐，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家母刚拟壁谢，适蒙老伯驾到，正好交尊价奉还。侄女等守制在身，恕不登堂回叩。”说到这里，转身欲去取出原贖。明知吴棠将错便错，所以作此举动。十余龄的小女儿，便已解此，煞是过人。吴棠忙举手拦住道：“你莫非嫌我仪薄，所以有心却还？”兰儿忙道：“这却怎敢？”



只不好受此盛情。”吴棠道：“算了，算了，你不要再说这种话头。”兰儿方挈了幼弟，再行叩谢。吴棠道：“你又这般多礼。相隔不到数年，你越加聪慧，不知从何处学来！”兰儿至此方破涕为笑。吴棠复从靴统内取出数金，给与桂祥，作果饵资。兰儿复令桂祥拜谢。吴棠答了礼，又嘱咐了数语，并劝慰惠太太一番，然后起身辞去。兰儿复随母送至岸上。吴棠待她回入舟中，复命差役觅副将丧船，谁知遍觅不得。旁问邻船，才知该丧船于昨夜经过，未曾停泊，早已远远的驶去了。差人之投错贖仪，不为无因。吴棠回署，另备贖仪交与驿递，送达副将家中，自不必说。

单说兰儿送别吴棠，立即开船。沿途无事可述。约过了两三旬，方才到京。就把吴大令贖仪，取出开销，安排丧葬，忙碌了好几天，始行就绪。兰儿尝语弟妹道：“他日吾三人中，有一得志，断不可忘吴公大德。”这也是她的厚处。那妹子年已十龄，略解语中意味；乃弟桂祥，全然是孩稚气，晓得什么恩德不恩德。

光阴易过，寒暑迭更，吴公所赠的厚贖，又已用尽。兰儿家无人赡养，只好学些针黹，掉换几文工钱，将就度日。可怜吃一口愁一口，有了早餐没有晚餐，有了晚餐又没有早餐。

一日，兰儿对镜梳妆，顾影自叹道：“我的姿容，亦自谓不弱，怎么遭此苦况？难道红颜果真薄命么！”正嗟叹间，忽闻惠太太已迭呼己名，叫她出买油盐，



储秀宫东间内景（储秀宫是慈禧居住过的地方）



并责她晏眠慵起。兰儿也无心答辯，草草妆裹，便遵着母命，携筐出市。京城地近寒带，除夏季外，整日间朔风猎猎，冷气逼人。兰儿只着了几件敝衣，瘦怯怯的娇躯，禁不住这般凛冽，一步懒一步，一程挨一程，好几刻才走入油盐店中，付钱购物。店主某甲，素好诙谐，见了兰儿形状，不免调笑道：“像你这般芳容，只好在闺中静养，如何抛头露面，出来购物？”兰儿道：“我没有这般福气。”某甲道：“我恰有一个法儿，令你安稳坐食。”兰儿问他何法，某甲涎着脸道：“我正要娶个小妻，你肯屈就，保你享福。”兰儿“啐”了一声，顿时红霞晕颊，烺染梨涡。某甲不禁生爱，骤伸出粗笨的手指，去挟兰儿鼻准。兰儿连忙闪开，已被他挟了几挟，不由的变羞为嗔。某甲知他含怒，急将油盐取出，随道：“你不要生嗔，我界你的油盐，比人家加增一倍，何如？”兰儿为油盐起见，也只好忍心耐气，取了油盐，惘然而返。何物某甲敢如此搪突西施，我为兰儿亦应怅怅！这时惠太太已倚门待着，见了兰儿，还要埋怨几声。兰儿不敢多言，只含着两眶珠泪，匆匆入门。看官试想：兰儿受这委屈，能不由愤生病么？兰儿苦况，作书人虽善形容，然亦信而有征，并非无端捏造。

是夕，身体不快，就有些憎寒恶热。过了数日，病势渐加，有时如冷水浇身，有时如热汤沃体。惠太太虽也顾惜女儿，怎奈囊底空空，医药等项，非钱不行，只好由她生病，听天由命。兰儿委顿床间，恹恹独卧，万般凄楚，诉与谁知！看看日色西沉，那母亲也不来劝餐，自己亦不想吃什么，恨不得立刻就死，随父地下；转思吴棠厚德，无以为报，店主挟鼻，未有雪恨，而且父亲只传下一脉，数龄弱弟，尚须提挈，不幸身死，只剩了老母、小妹，恐不能照管到底，似乎自身又颇有关系，不好作短命的念头。体贴入微，刻画尽致。怎奈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左思右想，无自为计。身上又是寒一阵，热一阵，愈觉得不耐烦，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好向隅暗泣，滴了几行伤心泪。好一歇，见母亲携灯进来，略略问了几句，她方拭了泪痕，低声作答。

未几，母已出外，勉强镇定精神，闭目静睡。正在朦朦胧胧的睡去，瞥见灯光一闪，有个青衣侍儿，冉冉而入，眉目间隐含秀气，装束亦比众不同，走近炕旁，向她招手。兰儿正思诘问，那侍儿偏上前扶起自身，恰不知不觉的随了她去。甫出家门，即见一片大平原，两旁都列着古木丛林，浓翠欲滴，还有翠生生的瑶草，红灼灼的琪花，掩映林间，格外秀艳。兰儿暗想道：“怎的家门外有这般胜境，我没病时往来多次，如何并没有见到？”想念未已，那青衣侍儿走得很速，已与兰儿隔了一程。兰儿急行而前，疾走了数百步，方才赶上。这所在又别具一番景致：左有银河，右有蓬岛，山风飒爽，水石清幽，空中复有白鹤飞舞，羽衣翩跹，非常皎洁，见了兰儿，仿佛如相识一般，故意低翔在兰儿头上盘旋不住。写得闪烁，恰有仙气无鬼气。

兰儿心爽神怡，也不管它是什么名地，只是随行随赏，目不胜接。又行了里许，前面的侍儿忽已不知去向，但见有一座高旷的楼阁挡住途中，上面悬着匾额，仰望似有三个大字，既不是汉文，又不是满、蒙文，并不是篆文、隶文。兰儿一